

# 论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影响

袁建新

(湘潭大学哲学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以实体观为基础的,哲学家们将实体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心灵)实体,这两种实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其微粒论学说表明其形而上学的实体观。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将第一性质归入物质实体,第二性质归入心灵实体,前者是知识和科学理性的领域,后者是价值和价值理性的领域,从而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导入知识和价值、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分对立。

**关键词:**实体;科学理性;价值理性;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B1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680(2005)03 - 0004 - 03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给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迫使人类去思考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点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就是如何看待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由于这一问题本身极为基本和深刻,因此本文在此不作论述,作者只是从近代的形而上学实体观简述其对两种理性之间关系的影响。

## 一 近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实体观

众所周知,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研究为中心的,但这并不是说近代哲学没有形而上学基础。实际上,近代哲学的那些大师们的形而上学基础就继承了古代哲学先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传统,虽然其具体形式有很大区别。

笛卡儿以为,上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不变的、全知全能的极度完满存在物。而人则是物质性的身体和一个纯粹精神性实体自我的结合,自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一个没有长宽高的广延性、没有一点物体性的东西。而我的身体则只是一部由骨头和肉组成的一架整套机器,它是永远可分的,而与精神的完全不可分相反。身体与心灵是独立平行的两种不同存在物,只是借大脑中“松果腺”这一特殊器官,灵魂才对身体发挥作用。而外部世界,笛卡儿认为是由物质实体构成,其唯一属性是具有广延性及其附加的外力、形状

和运动。一切人世的和天上的现象都只是这个实体延扩了的内容。而且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是互相独立的存在,彼此之间根本不对称,心灵是精神实体,其属性是思维性,而物体的唯一属性是广延性,根本没有任何内在的活力。<sup>[1]</sup>

斯宾诺莎认为世界只有唯一的实体,而“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无须借助于别的事物的概念。”不能有多数实体,只有唯一的实体,除了神以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实体不能为任何别的东西所产生,所以必定是自因的。换言之,它的本质必然包含存在,或者存在属于它的本性。实体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实体具有无限多属性,其中最主要的,能够被我们认识的只有广延性和思维性。<sup>[2]</sup>这样,斯宾诺莎的实体说就以泛神论的形式克服了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并且把能思的主体(人)与具有广延的外部物体世界都看作统一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无疑用泛神论的外衣使外部世界具有与人类世界平等的地位,从而克服笛卡儿对外部世界的机械的无活力的理解。

莱布尼茨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出发,进一步克服了笛卡儿对外部世界机械的无活力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其“单子论”中。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是没有部分的,不存在广延、形状、可分性等特性,单子是由上帝创造的,一般复合物只是单子的堆积和聚集,单子是封

【收稿日期】 2005 - 02 - 07

【基金项目】 湘潭大学博士科研项目成果(编号 04QDB12)

【作者简介】 袁建新(1968 - ),男,湖南宁乡人,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副教授,科技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康德、休谟哲学研究。

闭的、孤立的,相互之间不能发生作用,单子没有可供出入的窗口,单子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由上帝的作用所造成的“前定的和谐”来保证的,正是“前定和谐”说明了莱布尼茨试图克服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和“身心二元论”。莱布尼茨还认为单子具有知觉的基本属性,而宇宙万物是由具有不同等级知觉的单子构成的。最低一级的单子只有微知觉,无生命物由这种单子构成,较高级的单子具有比较清晰知觉,而且伴有记忆,一般动物由这类单子构成,再高一级的单子是人的灵魂单子,具有清晰知觉和记忆、有理性和精神,最高级的单子是上帝,他是全智、全能的。莱布尼茨与笛卡儿不同,他不把宇宙看作机械的无活力的,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整个宇宙都看作是有活力的或被赋予灵魂的。莱布尼茨的外部世界是一种类似于泛心论的充满活力的世界。<sup>[3]</sup>

洛克认为外界物体没有完全自动的能力,虽然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但物体没有完全运动的能力,它们只有被动的机械运动能力,外部物体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很含糊、很不完全的自动能力。外界物体具有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质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物体无论经过什么变化,外面强加给它的力量多么大,它永远保持这些性质,这就是物体的疑性、广袤、形相、可动性。而物体的第二性质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而是借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那些能力,如颜色、声音、滋味等。<sup>[4]</sup>

贝克莱反对洛克的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其著名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学说彻底取消了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认为只有一个全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的超感知才赋予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客观实在性。<sup>[5]</sup>

由此可见,近代哲学虽然以认知论为中心,但是实体观一直构成了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对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来说,实体概念更是其形而上学的核心。<sup>[6]</sup>

更为重要的是,实体观不仅是哲学家们,更是大多数近代自然科学家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根基。事实上,近代自然科学一直是在“微粒论”传统中发展的。<sup>[7]</sup>与此相应,近代以物理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是把根本实在和因果力赋予数学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的,那个世界被等同于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物体的王国。对世界的由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目的论解释代之以机械力学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一切原因和结果都可以还原到时空中物体的运动,而且按照所表现出来的力,它们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如牛顿认为:“物质世界也是个根本上具有数的特征的世界。它在根本上是为绝对坚硬的不可毁灭的粒子构成……自然中的一切变化都要被看作是这些永久的原子的分离、联合和运动。”科学是对自然过程的精确的数学表述。因而牛顿发展了经典力学的纲领,而其核心就是“质点”概念:质点是这样一种有形物体,就它的位置和运动而论,它是足够准确地描述为与时空无关的运动着,并足够准确地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坐标  $X_1 \times X_2 \times X_3$  的点。它的运动(对空间  $B_0$  的关系)就由作为时间函数的  $X_1 \times X_2 \times X_3$  描述,并且可以用惯性定律和力的相互作用定律加以数学描述。<sup>[8]</sup>由此可知,“原子”成为近代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它的机械运动变化构成

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基础,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基础。这一原子主义的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关系的毁灭性后果在休谟哲学中第一次深刻地揭露出来,虽然其直接后果只有在现代量子力学中才被当代思想家们广泛地注意到,我们在此不作专门论述。下面我们看看形而上学实体观对近代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

## 二 实体观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关系的影响

科学理性就其本质是人对外部世界作理性的理解和说明,以认识成就来表达其自身的现实存在,而价值理性则超越于人类认识成就本身而直面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近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实体观一开始就将认识领域和价值领域截然划分开来,从而必然导致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分对立。这种划分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近代哲学和科学通过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将认识领域和价值领域分离开来。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对现代思想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这一区分不但构成了17世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持的普遍性观点,而且直到20世纪的哲学家们,特别是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们仍然坚持了这一区分,虽然这一区分是与“分析-综合”(analytic-synthetic)的区分结合起来的。<sup>[9]</sup>笛卡儿是近代第一个系统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哲学家。他认为我们感觉的性质不可能是物体的性质,事实上,它们不是任何物理性质。对于笛卡儿来说,感觉性质仅仅作为感觉内容而存在,它们只不过是“我思”实体的状态。而真正的物理性质,后来被玻义耳称为第一性质的只是广延、形状和运动。<sup>[10]</sup>笛卡儿以为,第一性质即广延、形状和运动可以清晰分别地感知,而颜色、滋味、声音和冷热等第二性质固有晦暗不明和混乱,因此不能在对物理现象的因果解释中扮演角色。<sup>[11]</sup>笛卡儿并且以为只有第一性质才符合对物理现象进行测量的理性标准,而第二性质并不能满足测量的三个理性标准,因此他认为经验到的第二性质仅只是主观现象,不能成为知识的理性对象。笛卡儿并且以为第一性质附属的物理有形自然(corporeal nature)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和可分性,而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却不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和可分性。因此,心灵实体王国和物质实体王国不可能用同样的语言来理解(后者是用数学语言来理解,前者不能),心灵和它们的样态构成了与物体世界一个完全异质的秩序,决不具有广延性和可分性。由此,笛卡儿第一次将属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论领域和科学理性的范围之内,而将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逐出知识论和科学理性之外而归入价值理性领域,并且通过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在知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掘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虽然笛卡儿的这种思想传统对近代哲学有着广泛的影响,洛克却是公认的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作明确地、系统地区分的哲学家。洛克通过从玻义耳那里继承而来的微粒论哲学(玻义耳继承了笛卡儿)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

分学说结合起来,以为运动、广延、形状等第一性质属于主观的心灵实体在物质实体微粒论中没有类似性质相对应,从而与笛卡儿一样将属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质划入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而将属于心灵实体的第二性质划入价值理性领域,从根本上未能走出笛卡儿的二元论泥潭。<sup>[12]</sup>

与哲学家们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家们更加明确、坚决地将第二性质从知识和科学理性中驱逐出去。近代科学的先驱开普勒用自己的方式挪用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他认为,知识当它通过感官被直接提供给心灵时,是模糊、混乱和矛盾的,因此是不可靠的,只有世界的那些使我们得到一致确定的知识的特点才在我们面前打开确定无疑、永远为真的东西。其他特征不是事物的真实特征,而只是他们的符号。<sup>[13]</sup>由此开普勒将第二性质从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中驱逐出去。伽利略同样坚持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学说,而且这一学说比开普勒来得更加明确和充分。伽利略将图形、量、位置和运动归入第一性质,它们不能凭借我们的能力而使之与物体分离,并且能够在数学上得到的完美特征。因此,第一性质提供给我们的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真知识,而第二性质只是第一性质在人类感官引起的效应,而这些效应是含糊的、不可靠的,因而是主观的、相对的、起伏不定的,它们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意义和假象的王国。因此,伽利略通过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将人的存在放入真实的、基本的王国之外,人不是一个适合于数学研究的题材,人的行为不能用定量的方法来处理。人不是知识的对象,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完全在知识和科学理性的领域之外。<sup>[14]</sup>近代科学的伟大代表牛顿继承了他的先驱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别,他的学说与他的先驱没有多大分歧。比他的先辈突出的是,牛顿将第一性质划入他所称的那些绝对坚硬的、不可毁灭的物质微粒实体,并且用他对惯性的发现和精确定义把这些特征加入第一性质。牛顿公开赞扬流行的第二性质学说,并且认为除了作为物体或光线的反射或传播某些运动的一种倾向外,第二性质在人脑之外没有真实的存在。牛顿完成了他的先辈所奠定的将物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论和科学理性的领域之外。这个领域是一个量的世界,一个被力学规律可以从数学上加以计算的、坚硬、冷漠、无色、无声的死寂世界,它们是知识的领域。<sup>[15]</sup>而第二性质则属于人的主观性质,它们属人的存在的意义及价值追求的世界。因此在牛顿这里,笛卡儿肇始的二元论终于成为近现代最主要的世界观,近代思想将附属于物质实体的第一性质归入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而将第二性质归入“我思”(精神实体)并且在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之间由于互相不能作用的“身心二元论”而在知识和价值、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掘了一道没有桥梁可通的深不可测的鸿沟。

其次,多数近现代哲学家在为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及自由辩护时,同样借助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区分来进行。

笛卡儿将是否具有广延性作为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加以区分的标志之一。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柏格森、萨特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心灵或意识是非广延的、非物质的、单纯的、不

可分的、自足和自我相容的,因此是自由的。从而与外部物质实体世界广延的、可分的决定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只是知识和科学理性的世界,而价值理性的领域属于心灵实体。

黑格尔从康德那里继承了心灵实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思想,充分论证了心灵实体的非广延的、非物质的、单纯的、不可分的因而是自由的。柏格森以为纯粹意识是非广延的、非空间的,因而真正的全部自我独立于机械的、时空决定性,纯粹意识是一个具有单纯的、非物质的、不可分的、非广延的物质的存在物。人的感觉、颜色等与物质世界是完全异质的,纯粹的存在意识是不占有空间的。因此柏格森将笛卡儿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之间的二元论细分为质和量、知觉和概念、紧缩和延伸、异质和同质、绵延和维度、内在和外在、单纯不可分及非广延的和广延的、可分的区别。柏格森反对心灵定域在物质性大脑之中的学说,认为纯粹意识不是由外部空间的物质原因引起的,因此自我心灵实体就是完全自由的。他们不是空间定域的,而只是内在的、非广延的流。柏格森以为这样就为心灵实体的自由和价值意义得到辩护,从而将价值从科学理性和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萨特以为“自为的我”(for - itself)作为一个非广延的、不可分的、非空间的非物理的存在,因而与“自在的我”(in - itself)的物理的、空间的完全不同,“自为的我”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纯粹自发性,因而完全是自由的。<sup>[16]</sup>

由此可见,与笛卡儿、伽利略、牛顿等思想家们一样,黑格尔、柏格森等通过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及其性质的区分,将人的自由等价值和意义世界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以此为价值和意义放入心灵实体领域的合法性辩护。从而从哲学上回应了通过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将心灵实体放逐在知识和科学理性领域之外的笛卡儿二元论传统。

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中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观奠基于近代思想中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的二分法上,近代西方文化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的理解也只有从形而上学的实体观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因此克服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两种理性的二分对立也只有从克服形而上学的实体观才能真正做到。

## 【参 考 文 献】

- [1][法]笛卡儿.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74~75.
- [2][荷兰]斯宾诺莎. 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第一部分“论神”), 1997. 3~43.
- [3][6][英]约翰·科延汉. 理性主义者[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62~163.
- [4][英]约翰·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100~101, 204~206.
- [5][英]贝克莱. 人类知识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1~94.
- [7][英]罗姆·哈瑞. 科学哲学导论[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社,1998.108~109.
- [8]许良英.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341~372.
- [9]A. D. Smith.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Qualities[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CIX, No2. PP221~254.
- [10][11]Jiuvance Buroker. Descartes On Sensible Qualitie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XXIX (4),1991,PP585,589.
- [12]Robert. A. Wilson. Lock 's Primary Qualitie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40 (2) , PP201 ~ 228 , Barry Stroud. Berkeley V. Locke on Primary Qualities [J]. Philosophy 55 ,1980. PP149~166.
- [13][14][15][美]阿瑟·伯特.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7、63~69、195~202.
- [16]Ben Lujuskovic. The Simplicity Argument And the Freedom of Consciousness [J]. idealistic studies Vol. viii (1) 1978 ,PP2~21.

(责任编辑 魏屹东)